

西奥多·费舍尔与 1900 年前后的德语区城市建筑艺术理论

Theodor Fischer and the Stadtbaukunst Theory in German-speaking Area Around 1900

刘子煜 | LIU Ziyu 韩冬青 | HAN Dongqing 陈若渝 | CHEN Ruoyu

中图分类号: TU-2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3) 03-0013-10 DOI: 10.12285/jzs.20220524001

摘要: 本文通过梳理著名建筑师西奥多·费舍尔所处的时代与理论背景, 分析 1900 年前后德语区城市建筑艺术理论的意涵变化与发展, 结合对费舍尔城市建筑理论及实践探索的考察, 揭示这一时期德语区城市建筑法则与城市建筑艺术理论的高度关联性, 及其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关键词: 城市建筑艺术、城市建筑学、城市设计、西奥多·费舍尔、德语区

Abstract: Through a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architect Theodor Fischer, the practical and ideological turns of Stadtbaukunst in the German-speaking area around 1900 are explored. Together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projects and urban architecture theories of Fischer,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dtbaukunst theory and regulation systems of urban architecture, which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is area.

Keywords: Stadtbaukunst, Urban architecture, Urban design, Theodor Fischer, German-speaking area

城市是由多元要素构成的复杂整体, 其物质空间的成因机制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值得关注^[1]。作为现代主义的重要先导, 19 世纪欧美的大规模城市化催生了新的城市建筑观念、结构和实践^[2]。其中, 德国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城市建筑艺术理论探索^[3], 造就了该地区以空间为主题的城市设计 (Städtebau) 传统, 影响了德国持续近百年的分级建筑规则并塑造了具有独特空间品质的城市风貌^①。值得注意的是, “城市建筑艺术”这个语汇与建筑学专有名词“建筑艺术” (Baukunst) 相呼应。正如德国著名建筑师与理论家西奥多·费舍尔 (Theodor Fischer, 1862—1938) 在《关于城市建筑艺术的六次讲座》中的论述^[4]: “城市建筑艺术 (Stadt-bau-kunst) 并不是城市设计的艺术美学表达……作为一种 ‘专业方向’ (Fach), 我强调的是其第二个音节 ‘建筑’ (Bau)……相比 ‘建

筑艺术’ (Baukunst) 面对的单体房屋, 它应面对的是大量的房屋、居民点乃至整个城市”。^②可见, 这种 “城市建筑艺术” 是建筑艺术向城市尺度的延伸, 是建筑学架构下的一种城市建筑学, 其关注焦点是城市的建筑行为。

谈及城市建筑艺术理论的发展, 费舍尔 (图 1) 尤为关键。然而担任德意志制造联盟 (Deutsche

作者:

刘子煜,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韩冬青 (通讯作者),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陈若渝, 德国 BBS 景观公司建筑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实践导向的居住型历史地段空间再生机制及预测平台” (52278009)

录用日期: 202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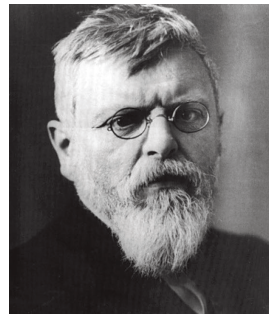


图 1: 西奥多·费舍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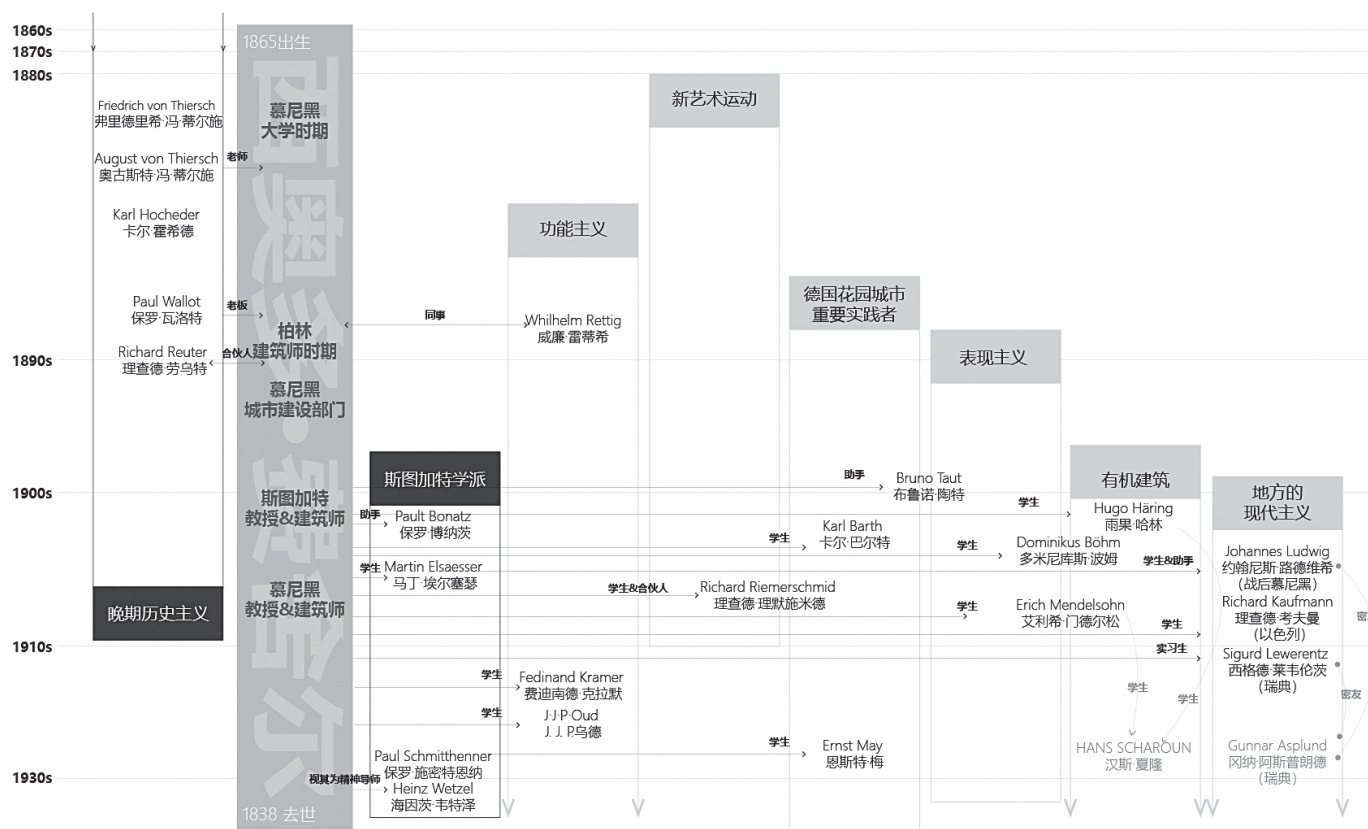


图2：西奥多·费舍尔在德国建筑发展中的位置

Werkbund) 首任主席的费舍尔, 其理论与作品似乎在长期的历史论述中被忽视了。作为恩斯特·梅 (Ernst May)、多米尼库斯·伯姆 (Dominikus Böhm)、布鲁诺·陶特 (Bruno Taut)、雨果·哈林 (Hugo Häring) 等人的老师, 费舍尔不仅在建筑教育中培养了一批建筑师和理论家 (图2), 更凭借其建筑与城市两个层面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建构, 在1900年前后德语区城市建筑艺术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同时代的卡尔·亨里奇 (Karl Henrici) 等人相比, 能够主导行政机构^③的费舍尔得以通过主持制定分级建筑规则 (Staffelbauordnung), 将城市建筑艺术理论融入城市建筑的法则中。本文意在梳理和讨论费舍尔的城市建筑艺术理论和实践, 及其对德语区城市空间营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费舍尔的时代

费舍尔出生于“漫长的19世纪”欧洲大变革时代中期, 此时工业革命、交通

革命已然颠覆了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城市的社会关系和运行机制也随之巨变。然而建筑师们却仍然固守于建筑本体, 以风格选择的方式进行建筑设计。19世纪80年代, 费舍尔在慕尼黑求学并师承于蒂尔施 (Friedrich von Thiersch), 作为一个熟练运用历史主义手法的建筑师, 蒂尔施以慕尼黑司法宫 (Münchner Justizpalast) 项目在德国获得广泛声誉 (图3、图4), 以此为代表的历史主义 (Historismus) 方式^{④⑤}几乎成了此时的时代特征, 也与此前德语区建筑理论的关注点相符合^⑥。其他如

德国议会大楼 (Reichstagsgebäude) (图5) 的建筑师保罗·瓦洛特 (Paul Wallot)、慕尼黑建筑师卡尔·霍赫埃德 (Karl Hocheder) 等一代善用历史主义手法的知名建筑师都与费舍尔有着师承关系。然而, 短短二三十年后, 费舍尔的学生梅、陶特等^⑤就完全抛弃了历史主义的手法, 开始了“新建筑” (Neue Bauen)^⑥时代 (图6); 其他学生的创作如伯姆的砖石建筑、哈林的有机建筑等也与历史主义决裂; 保罗·波纳茨 (Paul Bonatz) 等更是在其影响下开创了著名的斯图加特学派



图3：慕尼黑司法宫面向卡尔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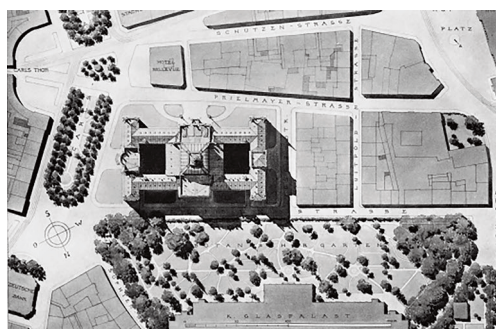


图4：慕尼黑司法宫的总平面图



图 5: 瓦洛特设计的德国议会大楼



图 6: 梅设计的斯图加特棕榈园主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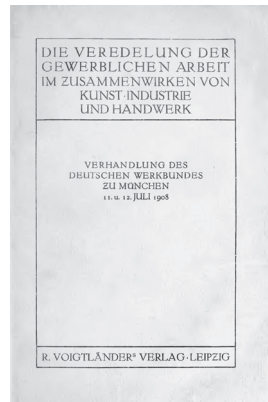


图 7: 1908 年德意志制造联盟大会合辑封面为费舍尔的演讲标题

(Stuttgart Schule)。可见，以费舍尔为代表的这一代建筑师的思想转变轨迹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议题。

德国这一代建筑师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手工与机器、风格与空间之间寻求大变革时代德国城市与建筑问题的解方。这种探索从 1908 年^[7] 德意志制造联盟大会的主题发言中可见一斑(图 7)^[7]。在《装饰与罪恶》发表的前一年，费舍尔指出影响形式的三要素，即材料(das Material)、目的(der Zweck)与工具(das Werkzeug)^[8]。他认为这三要素而非装饰，是形式之父(Väter der Form)，其中材料与目的对形式有不受限制的影响，而工具基本由材料决定^[9]。这种论述与此时德语区建筑理论的讨论相关^[10]，且已经触及形式的本质议题，即讨论形式产生的内在动因而非形式自身。然而，在这篇名为《在艺术、工业与手工业的共同作用中完善商业工作》的演讲中，费舍尔接着通过工具对形式(die Form)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提出了不应只追求机械的工业方式，更应重视质量和手工创造的观点。这种对手工与艺术传统的不断强调虽然似乎与包豪斯早期对手工的重视遥相呼应，但更多是表达一种对传统的固守。同样，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在大会上也表述了对于手工和美追求的类似观点。由此可见，传统的固守与理论的革新在这一时期互相交织，而费舍尔等人正试图通过一种对于生活、生产本质的论述将二者结

合起来。

在此传统向现代过渡之时的城市层面，由市政规划导致的问题也越发尖锐^[11]。柏林极高密度开发导致的条件恶劣的“居住营”(Mietskaserne)^[8]问题(图 8)、慕尼黑爆炸性增长的居民数量与落后的几何规划矛盾而导致的卫生状况糟糕、住房与交通混乱问题等，都日益令人难以忍受。且因为土地所有者对城市建设的巨大影

响，以埃博施塔特(Rudolph Eberstadt)所谓“最差劲(城市开发)方式”生产了大量混乱无序的空间。包括费舍尔在内的一代建筑师开始意识到城市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从自身的专业特征出发，试图在城市中解决问题并发挥作用，并重新解读德语区的城市建筑艺术。此一时期，在各地大量举行的城市竞赛^[12]为梳理并了解其发展变化提供了切入口。



图 8: 1884 年柏林施普雷河附近管网

1. ZUR STADTERWEITERUNG MÜNCHENS
VON K. HENRICI
Verlag L. Werner München 1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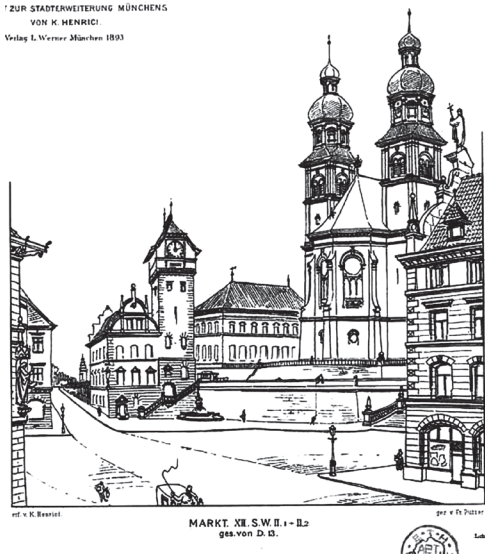


图 9: 亨里奇的玛丽安广场透视分析

ENTWURF ZUR STADTERWEITERUNG MÜNCHENS
VON K. HENRICI
Verlag L. Werner München 1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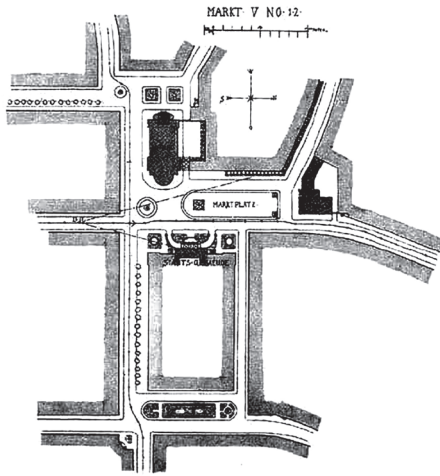


图 10: 亨里奇的广场平面虚线为视觉分析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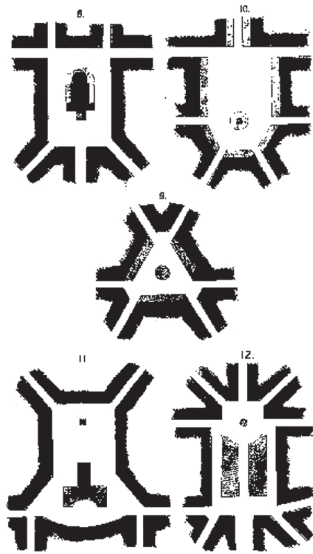


图 11: 1876 年鲍迈斯特提出的广场平面示例

二、城市建筑艺术的讨论

1. 竞赛中的争辩

在众多竞赛中，慕尼黑城市设计竞赛中产生了两种观点的争论具有代表性。在方案评审阶段，鲍迈斯特 (Reinhard Baumeister) 等评委倾向于豪贝里泽 (Georg von Hauberrisser) 的设计方案，因为其方案有着从整体出发的系统化特质，在交通层面考虑得尤其周到^[9]。另一方面，亚琛工大教授亨里奇 (Karl Henrici) 以空间感知为特点的方案 (图 9、图 10) 则得到了评委西特 (Camillo Sitte) 等人的认同。但正是这个方案引发了斯图本、鲍迈斯特等人强烈的批评。根据竞赛资料^[10]，评委斯图本认为其方案是一种“如画建筑图像” (Reichthum an malerischen Architektur-bildern) 的排列，并未具有“未来的百万城市特征”。在如此尖锐批评之下，方案却因其设计中存在的“老城区氛围”^[11]，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组委会“最为出色的”评语。然而最终，组委会也并未给出一个优胜方案，而是给予了亨里奇和豪贝里泽相同的奖项。

这种矛盾状态表明，此时各个城市在寻找如何引领城市建筑的理论与方法上仍然处于暧昧中。尽管如此，竞赛中“空间感知”这一议题却十分清晰。此前如柏林霍布萊希特 (Hobrecht) 规划、慕尼黑泽

内蒂 (Zenetti) 规划等都已陆续展开。但与这种传统市政规划理念不同，“空间感知”这种基于空间的理念是一种立体的、面向人体感知的理解方式^[9]。在围绕这一议题的争辩中，一派是此时掌握了实际工程技术的测量师和街道建造师，他们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坚持以工程手段为主，推进城市建设；另一派则由艺术家和建筑师们组成，他们试图结合空间感知体验，以求对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指导^[9]。争辩的焦点在于：土地开发和交通组织系统等，抑或人的城市空间体验，孰轻孰重？

2. 从“如画效果”到空间感知

空间感知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早期对如画效果的论述。从鲍迈斯特在 1876 年出版的《城市的扩张》(Stadterweiterung) 中可略窥一二。此书意在指导城市建设，其 22 个章节中的大部分是实践方法介绍^[12]，但在第 6、10 章中的观点和既往论述有所不同，“出于利益的考虑，建筑控制线内的空间会被完全占据，但是打破平衡的沿街建筑的突出部分或后退部分的花园，可以组合创造一种如画的效果 (Malerische Wirkung)”^[13]。从第 10 章附图 (图 11)，结合他对于如画效果的论述来看，他已经试图超越二维图示本体来论述一种感性的城市空间体验。鲍迈斯特经常被误解为“几

何模式”的代表人物，而事实上他的论述超越了几何手法本身，认识到依据不对称原则产生丰富感知体验的可能性。这表明了在 19 世纪，面对大量建设需求，空间感知伴随着“如画效果”的论述开始出现。

狂飙突进 (Sturm und Drang) 运动后，德语区在 19 世纪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民族主义在 1848 革命后兴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亨里奇开始把中世纪德国城市舒适的空间感受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结合起来加以阐述，赋予其一种民族主义的正当性^[10]。在 1889 年他对城市建筑与空间进行了建构性表述——以类比建筑室内的方式描述传统城市的感知体验，并以要素和其排布方式进行表达^[13] (图 12)。在此基础上，他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rundlagen zu behaglicher Einrichtung.

In seinem Vortrage „Die Frau auf dem Gebie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spricht Lorenz von Stein die folgenden Worte:

„Welch' eine einfache Tatsache und welch' ein einfacher Begriff scheint das Haus zu sein! Dem ist es ein Besitz, dem ist es ein Gut, jenem nichts als sein Eigentum, dem anderen nur die Wohnung, noch einem anderen eine Kapitalanlage.“

Und doch fängt mit dem Hause eine neue Gestalt der ganzen Weltgeschichte an. Es hat hauslose Völker gegeben, welche mit einer elementaren Gewalt in die Geschichte eingegriffen, gewaltige Schlachten gewonnen, Reiche gestürzt und vernichtet haben; aber Dauerndes zu leisten haben sie erst vermocht, wo die wilden Reiter und Jäger aus Wald und Wüste sich den Herd gebaut oder an dem eroberten sich heimisch gemacht haben.

Henrici, Abhandlungen aus dem Gebiete der Architektur. 1

图 12: 亨里奇在 1889 年发表的关于空间组织要素的文章首页

提出城市建筑不应是风格问题 (Stilfrage) 而是一种空间配置 (Raumdisposition)^[14]。这种观念转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即便“空间”自身的定义在此时也尚不清晰, 空间配置的方式无疑是对此前“风格问题”的颠覆性改变。也正是这种将感知体验具体化和要素化的过程, 使得空间感知体验不再仅限于一种认知行为, 而成为可操作的工具。虽然这种将城市分解为散点画卷般空间体验的西特式分析方式^[15]容易陷入布林克曼 (Albert Brinckmann) 所谓“肤浅旅游式”^{⑧[16]}的手法中, 但从空间感知角度关注建筑本体与城市空间的构成, 并试图分析其机制, 已经使得一种体系化的城市建筑艺术理论初见雏形。在慕尼黑黑竞赛中, 与亨里奇有分歧的斯图本也认可空间感知的概念, 但是他认为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 而是一个基于所在场地的务实问题^{⑨[17]}。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布林克曼的印证, 他同样认为学习过去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考虑当下需求^⑩。亨里奇以类比化和要素化的方式分析城市空间意义重大, 它使得建筑与城市得以在同一套分析语境中阐述, 城市空间与建筑成为相同体系下的要素。由是, 城市建筑艺术中侧重风格选择与艺术的传统特征, 开始逐渐转向侧重于城市空间的分析和构建。

三、费舍尔的凸型与凹型

1. 凸型与凹型

费舍尔长期在城市中实践建筑项目, 他进一步发展基于空间感知的城市建筑艺术观点。在其《城市建筑艺术的六次讲座》(图 13) 中, 他对城市建筑艺术进行了深入论述, 从中可以读出以空间感知方式作为联系城市和建筑的意图。从视觉出发, 费舍尔将城市空间构成理解为凸型 (Konvex) 和凹型 (Konkav) 两种类型结构 (图 14)。作为从视线中退出的要素, 因关注空间感受, “凹型”与城市空间相关; 作为进入视线的要素, 因关注城市建筑外观的物理属性, “凸型”与建筑或雕塑相关。

其早期的建成作品——慕尼黑警察大楼体现了这种思考^[18]。这个项目位于慕尼黑老城中心, 由多个不同功能组合而成, 占据了一整个城市街区。费舍尔认为此项目的重要任务是与现有的城市形态融合, 并丰富街道的空间体验和形象。为了能凸显“凸型”, 他打破了原先的街廓, 将场地中因世俗化运动 (Säkularisierungen) 而荒废的教堂暴露出来, 形成视觉核心。与之对应, 他通过一侧的曲面建筑, 在顺应原有城墙走向的同时, 也表达了对“凹型”的关注 (图 15~图 17)。这样的手法, 不

仅让建筑得以从城市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设计, 也让城市空间因建筑的行为而丰富。警察局面向艾特路 (Ettstrasse) 的小庭院, 如果按照当时的建筑设计和构型方式, 可以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对称式布局, 而费舍尔从城市的重要交通——诺豪斯大街的视角出发, 认为相较于窄窄的艾特路, 这个入口广场更应该考虑到从诺豪斯大街进入时候的感受, 因此他将远处的体量设置了塔楼, 将主入口偏于一侧布置, 形成了侧向入口进入庭院的方式。

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哈尔邮政大楼中也明显地体现了费舍尔的这种城市建筑思路。这是一个兼顾邮政和储蓄功能的建筑, 位于老城的入口位置 (图 18、图 19)。从 1922 年海因里希的文章可知, 面对这样的地块, 此时多数建筑师仍旧更愿意采用一种方正体量的方式, 退回到边界内部^[19]。而费舍尔则更多地考虑进入城区的人的空间体验, 通过将两个建筑稍作弯曲, 形成了曲面的立面, 以“凹型”回应了小城的历史城市空间 (图 20)。同时, 在街角处形成一个突出的建筑, 以“凸型”体量的方式构筑城市空间 (图 21)。在城市建筑实践中, 这种注重人视角空间体验的方法, 最终形成了费舍尔式的城市建筑作品特征。在建筑方案的时候, 即要考虑建筑与城市的关系, 并通过凸型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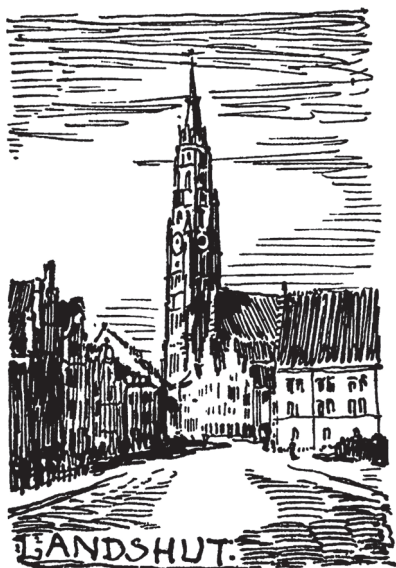


图 13: 费舍尔著作中的兰斯胡特 (Landshut) 城市速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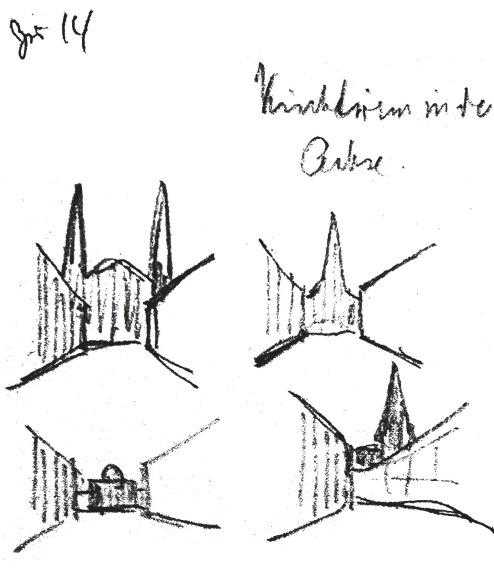


图 14: 费舍尔凸型与凹型手稿



图 15: 慕尼黑警察大楼——教堂体量和弯曲的城市立面形成的凸型和凹型对比

凹型等手段将二者联系起来。

2. 城市界面的设计

这种关于凹型和凸型的分类方式与界面密切相关,即将界面依据不同的空间感知进行分类处理,以不同方位界面的凹曲或凸起的方式来控制建筑和城市空间。除了体现在建筑作品层面外,也在城市层面与根茨默(Felix Genzmer)异曲同工^[20],即以行进在主要道路中的空间感受为依据,对城市街道和广场界面进行控制。界面类型控制日后也发展为其城市建筑法则

的基本手法(图22)。

无论凸型或凹型,界面都是费舍尔分析中初始的动因和要素,由此将城市空间和建筑的建设属性联系起来。之后,贝伦特(Walter Behrendt)在其1911年《统一的地块界面作为城市建筑的空间要素——对当代城市建筑艺术的论述》中,将建筑界面作为一种空间要素(Raumelement)来分析,则延续了这样的观点。界面也由此成为城市空间与建筑(尤其是功能)的关联要素,将二者联动起来。他认为城市建筑的界面既与建筑平面功能有关,也需要考虑到作为边界形成的街道是一种组织

城市的要素,通过这种要素的组合,城市街道和空间可以获得一定的围合性^[21]。

以慕尼黑的霍亨索伦大街(Hohenzollern Str.)为例,尽管这片区域并没有任何单独建筑是费舍尔直接参与设计的,但在霍亨索伦大街行进,仍旧可以感受到费舍尔在城市空间中留下的印记^[22]。这种印记并非直接表现为某栋建筑是否满足凸型或是凹型的条件,而是以一种建筑群体的形式反映出其对城市空间界面的控制。费舍尔的手段正是通过图则中街廓形式与界面的设计,实现对于城市空间凸型与凹型的控制(图23、图24)。这种城市空间的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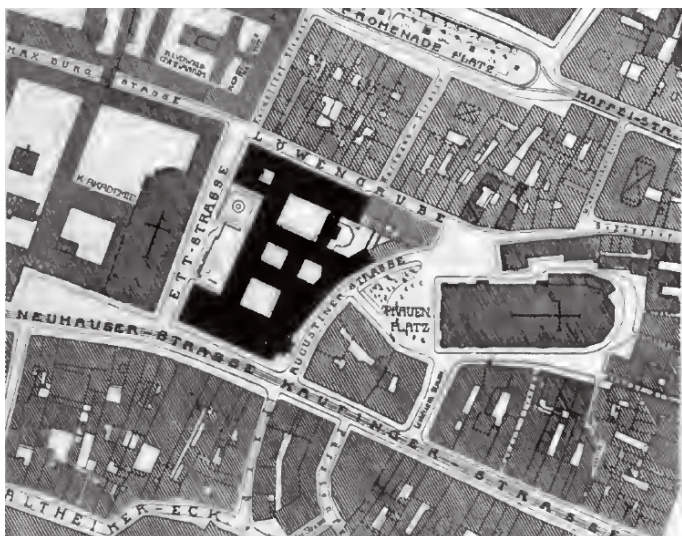


图 16: 慕尼黑警察局大楼总平面图南侧为主要道路——诺豪斯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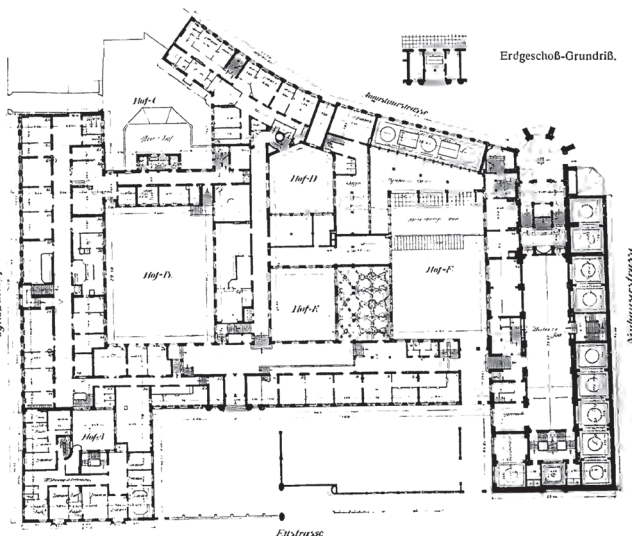


图 17: 慕尼黑警察局大楼一层平面图右侧体量作为教堂体量



图 18: 哈尔邮政大楼主要道路——克里普路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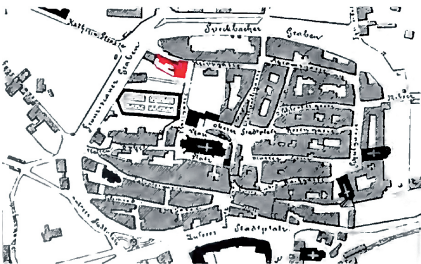


图 19: 邮政大楼位置



图 20: 邮政大楼一层平面



图 21: 邮政大楼的突出体量

制方式使得城市建筑艺术理论开始能够真正影响到城市中建筑群的建设。当然,当涉及一系列建筑的控制时,这就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实践,而是与城市建筑法规有了密切关系。因为费舍尔作为慕尼黑城市发展办公室主任的官方身份,他可以超越单体建筑实践,从而主持城市分级建筑规则的制定。正是通过城市建筑法规,费舍尔才得以将其理论方法运用到城市的整体建设之中。

四、城市与建筑法则的再塑

1. 费舍尔的分级体系

此前德语区各城市一直依据道路控制线方法控制,这和历史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23]。然而,城市建筑艺术的新理论发展不仅使城市建设的相关反思有了新的依托,也拓展了以建筑 and 空间体验等方式解读城市的思路和方法,最终影响了城市建筑法规的重构。以费舍尔所在的慕尼黑为例,此前的城市扩张方案由高级行政建设顾问阿诺德·泽内蒂^[24] (Arnold Zenetti) 制定,但被认为“不能符合当下和未来的城市发展需求”^[22]。而泽内蒂的继任者——雷迪格 (Wilhelm Rettig) 成立了城市发展办公室,并将主任职务授予建筑师费舍尔。雷迪格认为,没人比懂得城市建筑艺术又有丰富工程经验的费舍尔更合适了^[25]。19世纪末,空间概念日益明朗化,城市的形象更趋立体感。这种立体感的“方式只能由建筑师想到,也只能以建筑师的方式将其固定下来”^[26],建筑师的作用由是开始凸显。新的城市建设部门从面向土地所有者转向了多方利益的综合协调。建筑师等主导的包含三维空间的分级控制规则在德语区的各个城市相继出现^[27]^[23],系统性控制了城市空间和建筑,主导了各城市的风貌塑造和延续。费舍尔将其城市建筑艺术理论的观点融入其他城市的经验^[28]、旧城保护和新城建设的综合考虑中,并在1904年主持制定著名的慕尼黑《分级建筑规则》(Staffelbauordnung)。



图 22: 费舍尔的慕尼黑主要道路界面控制图



图 23: 慕尼黑霍亨索伦大街



图 24: 慕尼黑霍亨索伦大街控制图



图 25: 慕尼黑伊萨河东岸两种建筑体系沿道路两侧分布

在慕尼黑规则中,围合建筑体系 (Geschlossenes Bausystem) 和相对应的开放建筑体系 (Offenes Bausystem)^[29]被区分开来 (图 25)。在这两种体系中,围合建筑体系允许建筑物隐匿横向边界距离而密集建造,开放建筑体系则以规定建筑物与地块边界的最小距离加以控制。费舍尔提出“可以用封闭的一排房子来制造令我们满意的景观和街道景观”^[30],他意在以控制建筑形式的方式来架构城市空间,由此可见其城市建筑艺术的理论倾向——对街道、广场等城市空间的围合性以及界面的关注。

当建筑类型叠加了具体使用功能后^[31],更是通过建筑控制线、建造方式、建筑高度、院落设置等进一步分类,分出围合建筑体系 5 种、开放建筑体系 5 种 (图 26)。这与市政规划明显不同,其甚至已对建筑的高宽比做出了非常严格和详细的控制,这显然需要丰富的建筑设计经验。从实践出发,这 10 种类型因应不同地段加以调整,以满足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32] (图 27)。如在设定具体地块的城市建筑类型时,地块的每一个边界可根据面向道路的差异和使用功能的差别,形成一种类型混合的地块,这种从界面出发的混合性将城市复杂性考虑在内的同时,也遵循了分

类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当尺度扩展到了城市层级,这种以类型为方法控制构图的方式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通过主要街道旁建筑类型的相互融合,让街道形成有效的构图,以达到一种“艺术统一性”。这种在功能上进行区分,却以建筑类型统一城市构图的方法^[33],是费舍尔创造城市统一性的主要手段。其最终形成的城市分级建筑规划 (Staffelbauplan) (图 28),即考虑了空间体验,又结合了功能、建筑密度、交通量以及城市发展需求。

2. 费舍尔的建设图则

《分级建筑规则》的内容架构引人关注,其第一部分首先从部门组织 (Behördenorganisation) 出发,对城市整体的建设权责和概念进行了梳理,然后从权属人 (Eigentümer) 角度对相关方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对建设规划的流程进行规定,第二部分才开始设定分级规则。城市建设权力的变化,使城市建筑规则的核心议题转向城市建筑各相关方的关系处理。这更像是对费舍尔此时所处位置的客观反映——掌握城市建筑规则制定权力之时,协调利益关系的立场。法规之外,从一张张建造规划的图则中也可看到观念转变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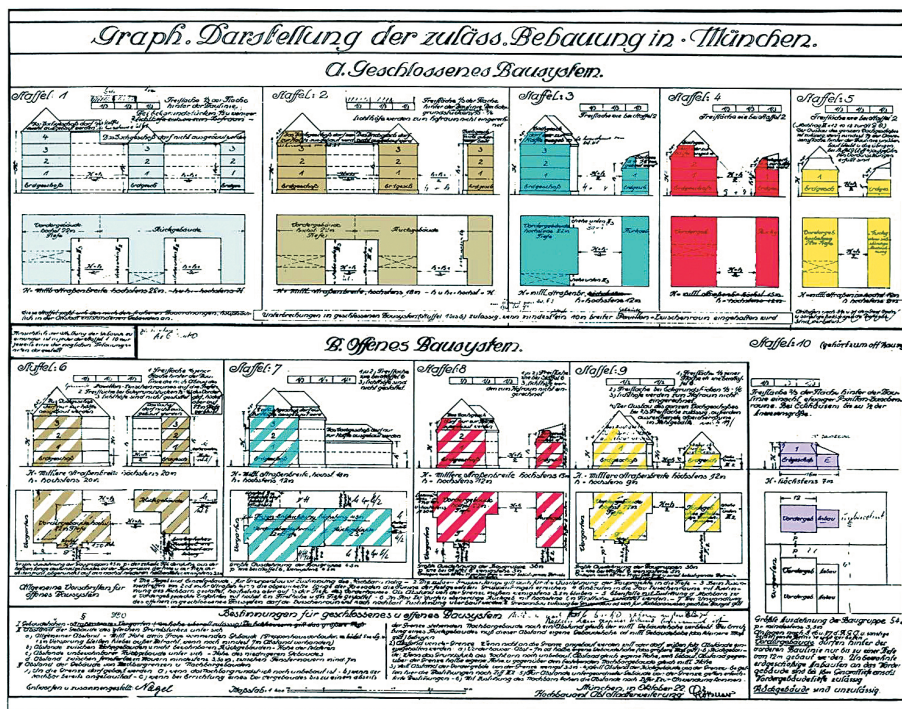


图 26：慕尼黑分级建筑体系 (Staffelbausystem)。上半部分为围合建筑体系的 5 类细分和比例、高度等控制手法；下半部分为开放建筑体系的控制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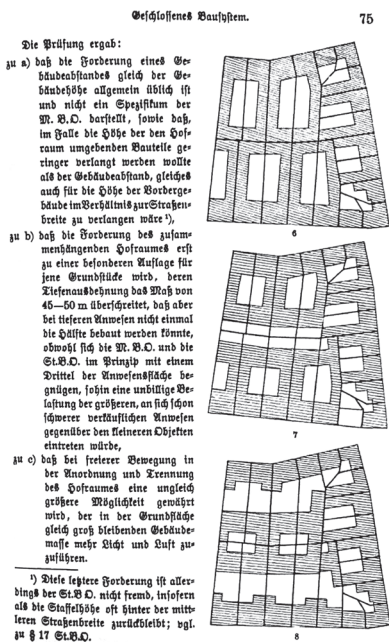


图 27：《分级建筑规则》中国合建筑类型的具体操作方法



图 28：1904 年慕尼黑总体分级建筑规划 (Staffelbauplan) 不同色块代表不同的建筑类型

实践方法的发展。

这张有着 1899 年费舍尔签名的图纸 (图 29)，是慕尼黑萨姆特大街 (Sammt Strasse) 地段的控制性图则。按照不同的建筑和层数，所有权人都被细致地标注出来。这展现了费舍尔作为利益协调者的角色，也反映了其要求对慕尼黑的既有地

形、道路和地块进行定位后，再对土地单元的征用和重新分配的主张。这种处理方式并未对现有的道路结构体系进行较大改动，且梳理了现有的财产和所有权关系，以满足开发商和地产公司的需求。显然，对既有地形和道路的尊重不仅是对土地再划分行为的简化，也保留了重要的历史价

值。这种不以征地为目标，又能综合协调各方利益的方式，使城市建筑理想的实现更具可行性。

在图则中，费舍尔以建筑控制线为方法，进行城市建筑的控制 (图 30)，以确定街道和公共空间的位置以及新建和保留的建筑类别——这基本是从道路控制线法发展而来，意在确定公共空间的边界；同时，他用建筑的高度将控制线塑造成街道空间，并用不同等级的建筑位置创造空间序列。另一方面，从城市空间的体验出发，同一街区因不同的界面需要面对不同道路视角，其各个方位的界面也需要不同的类型处理 (图 31)。费舍尔基于其城市建筑艺术理论的认识建立了这套图则方法，在长期实践中塑造了具有辨识特征的城市空间。而这种方法一直持续使用到了 1973 年，并在此后继续以相似的建造规划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24]。

五、结论

作为德国 1900 年代前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人物，费舍尔无论是在建筑理论还是建筑实践中，都已经逐步摆脱历史主义的影响，走向对建筑形式的本质探讨，并启迪了德语区的众多重要建筑师。他在城市建筑艺术领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城市建筑艺术”作为与“建筑艺术”对应的语汇，在此时德语地区的现实批判与目标搜索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城市建筑学的理论架构。从“如画效果”进入城市建筑艺术理论的讨论范畴之中开始，城市空间和建筑被置于同一架构中展开关联分析。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架构，费舍尔建立了建筑与城市的双重解读。在建筑层面，不同类型的建筑实践借助城市的视角实验了其所具有的城市属性；在城市层面，借助建筑及其要素的分析手段，城市空间营造实践可以更加直观且精细地设计和表达出来。在理论创新和机制转型的共同作用之下，费舍尔基于慕尼黑的实践，在延续道路控制线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城市建筑艺术理论的新成果，在协调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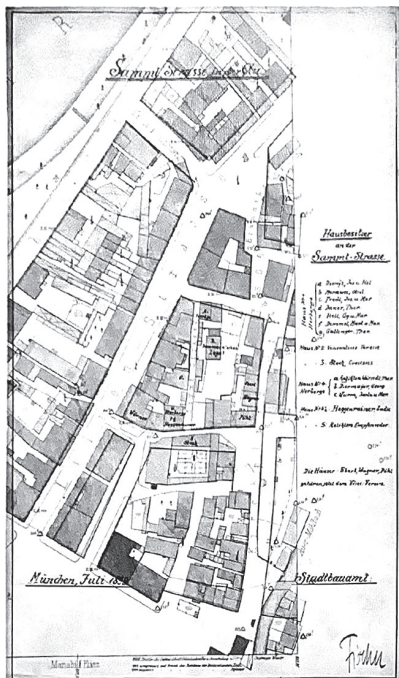


图 29: 萨姆特大街图则权属和建筑控制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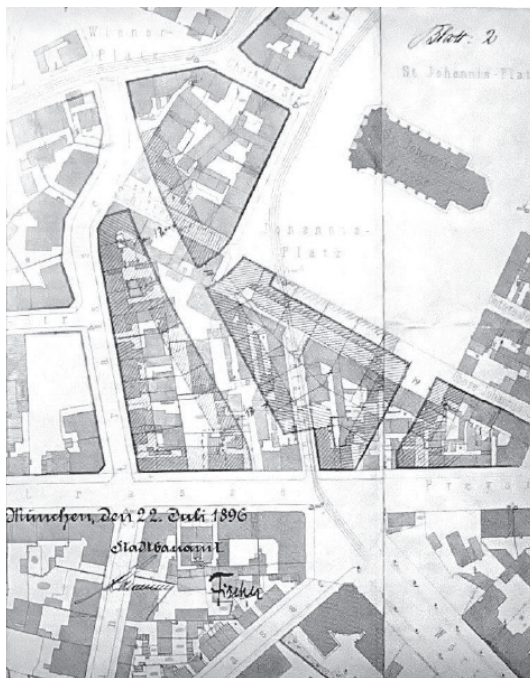


图 30: 图则化的建造规划权属和控制线叠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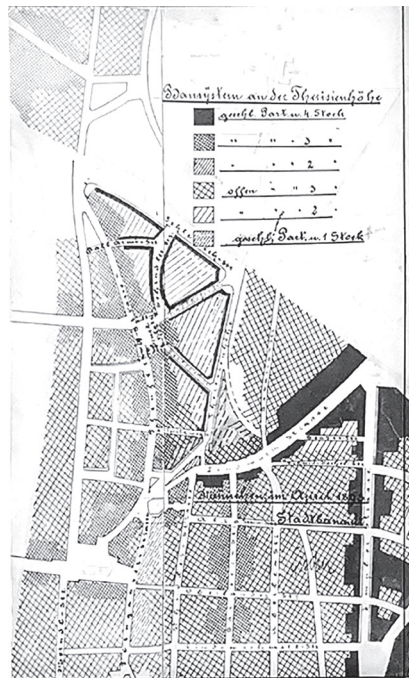


图 31: 在图则中表示的围合类型和开放类型

方利益的同时,形成了以建筑分级和图则管控为工具的城市建筑规则体系。这一城市建筑理论和方法体系卓有成效地引领了此后德语区的城市建设进程。

注释

- ① 许多建筑学者对此有评价,例如慕尼黑工业大学城市规划教授索菲·沃尔夫 (Sophie Wolfrum) 对具有代表性的慕尼黑的评价,“具有可以辨识的城市特征”。
- ② 原文为: Über Stadtbaukunst reden heißt für mich nicht etwa, ästhetische Gesetze des Städtebaues aufstellen...ich betone aber nicht die erste und die dritte Silbe, sondern die zweite, d.h. ich sage, daß das Fach, das so viele Köpfe, Zungen und Federn jetzt beschäftigt, nicht eine besondere Kunst für sich ist...wie die Baukunst begründet ist, die sich nicht mit dem Einzelhaus befaßt, sondern mit einem Haufen von Bauten, mit der Ortschaft, der Stadt. 出自费舍尔的《关于城市建筑艺术的六次讲座》。
- ③ 即慕尼黑城市发展办公室 (Stadterweiterungsbüro)。
- ④ 方案设计时间在 1890 年。城市层面的考量主要在于主要入口的设计;历史主义的手法对于蒂尔施尤为重要,他认为对巴洛克风格的选择让他拥有了更大的形式自由 (grössere Freiheit der Ausdrucksmittel und grössere Beweglichkeit der Formen) 来源自法官 100 年纪念文档。
- ⑤ 恩斯特·梅在 1912 年于慕尼黑工大求学,师从于费舍尔;布鲁诺·陶特于 1904 年开始在费舍尔身边工作,并通过费舍尔介绍拿到第一个项目委托——即

玻璃屋 (Glashaus) 的委托。

- ⑥ 新建筑和新即物主义 (Neue Sachlichkeit), 荷兰风格派 (Der Stijl) 处于同一时间, 互相有所重叠。
- ⑦ 1908 年前后, 瑞典建筑师西格德·洛伦兹 (Sigurd Lewerentz) 正在费舍尔的事务所以学徒的身份工作和学习。洛伦兹的古典手法受到此时德国仍旧盛行的历史主义手法影响。
- ⑧ Die Veredelung Der Gewerblicheng Arbeit im zusammenwirken von Kunst, Industrie und Handwerk, 节选自德意志制造联盟慕尼黑大会。
- ⑨ Dem Zweck und dem Material erkennen wir ein fast uneingeschränktes Recht bei der Formgebung zu. 费舍尔演讲重点在于: 反思这个时代一种无视其他要素而只重视工具和材料的危险趋势。
- ⑩ 包括穆特修斯在《英国住宅》中的讨论, 包括路斯对于生活性的论述等。
- ⑪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 帝侯王室力量衰落, 城市发展也逐步脱离其控制。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 强权的个人意志被公众意志替代。到了 19 世纪末, 城市规划是新兴公民社会职权范围的一部分, 几乎完全在市政层面进行, 市政规划主导了各个城市的设计与建设方式。
- ⑫ 如 1880 年科隆城市开发计划竞赛, 1891 年慕尼黑城市设计竞赛, 1908 年柏林赖尼肯多夫地区开发竞赛, 1910 年大柏林城市设计竞赛, 杜塞尔多夫等城市设计竞赛等。
- ⑬ 围绕着重人在城市中的感觉和观察来分析解读城市。如这段时间由 Hermann Maertens 著述的《视觉尺度》(Der Optische-Maassstab) 第四页中, 就分析了人的不同视角下对城市建筑外立面进行观察与感知的不同, 并以此分析城市建筑的立面。
- ⑭ 这两者之间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不同视角的问题思考。市政工程师的方法基本脱胎于传统的道路线方法 (Fluchlinien), 以一种清晰

的建设思路引领城市建筑理论, 建筑师则依靠其对于三维的传统认知, 从另一个角度论述城市空间问题。

- ⑮ 鲍迈斯特在书中继续说道: “应避免过长的直线, 而建筑之间、道路交叉口的斜角也可以创造如画的效果。一些主街道和与之相接的侧街之间出现的斜角必须保留并在建筑上加以利用, 或者通过弯曲侧街将其转变为直角”。出自鲍迈斯特《城市的扩张》第 6 章、第 10 章。
- ⑯ 他的观点诸如“传统上舒适而不规则的德国城市”需要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法国巴洛克时期的理性”中被解放出来等, 给自己标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标签, 在后世的评价之中经常以负面的民族主义的语汇来对其进行评价。
- ⑰ 亨里奇的空间配置工具化的三个基础要素 (Element) 表述为——角 (die Winkel)、线 (die Linien) 和平面 (die Flächen) 以及之间的有序关系。出自亨里奇 1889 年的文章《关于舒适空间组织的基本要素的思考》(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rundlagen zu behaglicher Einrichtung)。
- ⑱ 原文为: “oberflächlichen, touristischen Zugang zur Stadt” 出自布林克曼《德国历史上的城市建筑艺术》(Deutsche Stadtbaukunst in der Vergangenheit)。
- ⑲ 他认为弯曲、直、开闭等不同的选择并非优劣之分, 而是根据所在地方的不同做出判断。
- ⑳ 布林克曼认为这种片面偏好于中世纪城市的分析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Romantiker”, 出自布林克曼《德国历史上的城市建筑艺术》(Deutsche Stadtbaukunst in der Vergangenheit)。
- ㉑ 见根茨默 (Felix Genzmer) 对于奥格斯堡的马克斯米里安大街的街道界面的分析研究。
- ㉒ 索菲·沃尔夫 (Sophie Wolfrum) 认为霍亨索伦大街这一段空间的空间序列中能明显看到费舍尔的手笔, 展现出一种如画般的慕尼黑 (Malerische München)。
- ㉓ 历史中的城市街道一直属于教会而不属于任何居

民，因而关于城市建设的记载都会提及道路的控制。中世纪晚期，德语区开始以最小公共路宽来控制城市道路的边界。1743年，产生了道路控制线（Fluchtlinie）的概念，以拉齐道路的方式控制新建建筑，直到19世纪仍是常见的控制旧城新建建筑的方式。另一方面，拉直道路也是道路控制的目标。相较于实用目的，拉直道路出自古典时期对于城市健康、美丽的想象。在建设新城上，道路控制线也是德语区的首选工具。工业革命时期，对大量的居住需求，多数地方沿用了此法推进城市建设。在1875年著名的《普鲁士道路控制线法》（*Preußisches Fluchtliniengesetz*）中，城市建设被定义为市政任务，同时城市被授权可要求居民出资修建道路。虽然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可以清晰区分公共和私有关系，本质上仍是道路控制线法，并在柏林霍布莱希特规划中被大量运用。作为典型的工程师规划，规划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精确测量了柏林城公共部分的市政设施，如下水道管网等，并加以控制。道路控制线法与土地制度和建设权力密切相关，目的在于通过明确划分公私边界的方式引导城市发展。这成为后续法规难以脱离的惯性思维。

②④ 泽内蒂此前担任慕尼黑城市建设主管官员长达20年，主持制定了几何图形化的城市扩张方案。

②⑤ 这也和在行政机构里设置这个办公室的目的相同。意在综合当时分裂的观点，形成一个统一且综合的城市建筑学控制方法，而此时费舍尔也正有着充分的设计经验。

②⑥ 瓦尔特·贝伦特（Walter Behrendt）在其著作《地块界面作为城市建筑的空间要素——对当代城市建筑艺术的论述》中提到“建筑师在起草和制定城市发展计划的时候，与测量师和工程师进行了关于设计主导权的斗争。空间概念的日益明朗化让城市建筑有了立体感，这只能由建筑师想到。”

②⑦ 具体各个城市的实践来看，有1891年法兰克福《分级建筑法令》、1917年不来梅的《分级建筑法》、1925年柏林的《建筑分类区划》、1901年曼海姆的《建筑分类区划》、1910年斯图加特的《符腾堡王国建筑规则》、以及自1919年以来的维也纳类型化方式管理城市建筑方法。在奥地利更是扩充形成了多层独立建筑、经典内院建筑、超级街区建筑和未来住区规划的四大类进行分别控制。

②⑧ 法兰克福的阿迪克斯（Franz Adickes）市长最早提出过一种以类型出发管理城市建筑的思路，1891年在法兰克福议会获得通过，此后作为一种方法被许多德国城市采纳，成为了当时通行的法则之一。虽然是最早的类型化思路，但是这种方式较为简单，无法如后来建立的慕尼黑《分级建筑规则》一样对立体空间进行精细控制。

②⑨ 依据1902年的慕尼黑城市分级平面图来看，慕尼黑的城市建筑均可归类于围合和开放两大类型。在《分级建筑规则》第70页，对这两大类型进行了详细说明“对于围合建筑体系来说，一般沿着地块边界建造；对于开放建筑体系来说，建筑在边界内自由建造。（zum Geschlossenen Bausystem find die Nachbargrenzen in der Regel zur Bebauung, im Offensystem dagegen zur Freihaltung bestimmt.）”。

②⑩ 原文为：“wir mit geschlossenen Häuserreihen Stadtbilder und Strassenbilder hervorbringen können”出自其《关于城市建筑艺术的六次讲座》。

②⑪ 出于解决居住需求，他又将城市中的住宅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解决密集城市居住问题的租住房屋（Mietshäusern），另一种是条件更好的单户房屋（Einfamilienhäusern）。其中租住房屋一般在封闭类型中表达，单户住宅在开放类型中表达。

②⑫ 此时的分类根据“ungleichartigen lokalen Verhältnisse”（地方的不同关系），因而规定也需要适应“den speziellen Bedürfnissen verschiedener Stadtteile”（不同城市区域的需求）。出自1891年的慕尼黑《管理消息》Verwaltungsbericht。

②⑬ 在城郊的地区，可能只是两层楼房，但是住宅区可以建设三层楼房，在繁华的街道两侧则建设四层楼房，而在市中心甚至可以建设五层楼房。

参考文献

- [1] 韩冬青.城市建筑的保护与再生[J].建筑与文化, 2022 (02) : 1.DOI: 10.19875/j.cnki.jzywh.2022.02.001.
- [2] 李华.城市研究的建筑学意义[J].建筑学报, 2012 (07) : 82-85.
- [3] Cassani L.Rossi R.Schützzeichel R. und Zangerl B. Überall Wandung, Überall Schluss. Der Raumbegriff in der Detuschsprachigen Städtebauteorie um 1900[C]. Zürich: Deutscher Kunstverlag, 2017: 9-60.
- [4] Fischer T. Sechs Vorträge über Stadtbaukunst[M]. München: Matthias Castorph im Franz Schiermeier Verlag, 2012.
- [5] Merk B.100 Jahre Justizpalast München[M]. München: 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der Justiz, 2004.
- [6] 谢明潭. 十九世纪德国的“风格”论战[D].南京大学, 2012.
- [7] Fischer T. Die Veredelung der Gewerblichen Arbeit im Zusammenwirken von Kunst, Industrie und Handwerk[C]. Leipzig: R. Voigländer Verlag, 1908.
- [8] Hegemann W. Das Steinerne Berlin. Geschichte der Größten Mietskasernenstadt der Welt[M], Braunschweig: Friedr. Vieweg+ Sohn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1976.
- [9] Schulze, Jan-Peter: Der Städtebauer Reinhard Baumeister in Theorie und Praxis[M]. Rostock und Mannheim, Rostock, 2001.
- [10] Nerdinger Winfried. Theodor Fischer. Architekt und Städtebauer 1862—1938[M], Berlin: Ernst& Sohn, 1999.
- [11] Stefan F.: Stadtplanung im 19. Jahrhundert. Das Beispiel München bis zur Ära Theodor Fischer[M]. München, 1988.
- [12] Baumeiser R. Stadt-erweiterung. In technischer Baupolizeilicher und wirtschaftlicher Beziehung. [M]. Berlin: Ernst & Korn, 1876.
- [13] Henrici K. Abhandlungen Aus dem Gebiete der Architektur. Eine Sammlung von Vorträgen und Aufsätzen. [M]. München: Verlag V. Georg D. W. Callwey, 1905: 7-9.
- [14] Steffan F. Theodore Fischers Stadtplanungen für

München im Kontext der Städtebauteorie um 1900 Die Prinzregentenstraße[D]. München: LMU, 2013.

[15] [奥]卡米洛·西特. 遵循艺术原则的城市设计[M]. 王骞,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0.

[16] Brinckmann A. Deutsche Stadtbaukunst in der Geschichte[M]. Braunschweig: Friedr. Vieweg & Sohn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1985.

[17] Sonne W. Politische Konnotation des malerischen Städtebaus[C]//Klaus Semsroth.Kunst des Städtebaus. Neue Perspektiven auf Camillo Sitte. Wien: Brill Österreich Ges.m.b.H, 2005: 63-89.

[18] Geiger R. Theodore Fischer: Der Neubau des Polizeidirektionsgebäudes in München[C]. Leipzig: Verlag J. J. ARND, 1922.

[19] Heinrich S. Das Post- und Sparkassengebäude in Hall[C]. Leipzig: Verlag J. J. ARND, 1922.

[20] Genzmer F. Die Gestaltung des Strassen- und Platzraumes [M], Berlin: Ernst, 1909.

[21] Behrendt W. Die Einheitliche Blockfront als Raumelement im Stadtbau. Ein Beitrag zur Stadtbaukunst der Gegenwart[D]. Berlin: Bruno Cassiper Verlag, 1911.

[22] Steffan F. Theodore Fischers Stadtplanungen für München im Kontext der Städtebauteorie um 1900 Die Prinzregentenstraße[D]. München: LMU, 2013.

[23] Wolfgang S. Urbanity and Density in 20th century Urban Design[M]. Berlin: DOM Publisher, 2017.

[24] Wolfrum S. Können wir von Theodor Fischer lernen? [J]. Stadt Bauwelt, 2012 (195) : 50-54.

图片来源

图1: Das Werkbundarchiv 德国制造联盟档案馆

图2: 作者自绘

图3、图4: 参考文献[5]

图5: Helmer Bäckströms arkiv / Tekniska Museet 瑞典海尔默·贝克斯特伦的档案技术博物馆

图6: 奇普菲尔德事务所官方网站

图7: 参考文献[7]

图8: [德]哈罗德·博登沙茨. 柏林城市设计——一座欧洲城市的简史 [M]. 易鑫, 等,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图9、图10: 参考文献[3]

图11: 参考文献[12]

图12: 参考文献[13]

图13、图14: 参考文献[4]

图15~图17: 参考文献[18]

图18~图21: 参考文献[19]

图22、图29~图31: Wolfrum S. Theodor Fischer Atlas: Städtebauliche Planungen München. München, 2012.

图23、图24: 参考文献[24]

图25: 来源谷歌地球航拍图

图26、图28: Stadtarchiv München

图27: 哈佛大学影印版《慕尼黑分级建筑规则》插图部分